

# 我和父亲的电影之旅

□马亚伟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我上小学。那时乡村最盛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,我看了电影《孔雀公主》之后,彻底痴迷了。乡村的露天电影是我童年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一方白色的银幕早早悬挂在村子中央,村民们如同要参加盛大集会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。最重要的是,那一方银幕上,能够演绎无尽精彩。远方的风景,美丽的画面,生动的人物,引人入胜的情节,无不深深吸引着我。跟我一样痴迷电影的,还有父亲。

父亲白天忙了一天农活,但只要听说哪个村放电影,他必定会带我去看。我和父亲的电影之旅开启后,附近的村庄我们都走遍了。母亲不喜欢去看电影,她说:“忙了一天,累都累死了,大晚上的不睡觉去看电影,真够有闲心的。”父亲嘿嘿一笑说:“看电影又不累,还解乏呢!”不过说实话,那时看电影还真挺累的。晚上要走很长的夜路,看电影的时候挤在人群中,仰着头伸着脖子看,有时被前面的人挡住还要不停地歪脑袋,“观影环境”实在不够舒适。可看电影真是解乏,我们被电影情节牢牢吸引,完全沉浸其中,好像感知到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精彩天地。电影上的风景是我们没有见到过的,故事是我们没有听说过的,多么有趣!父亲在繁忙劳累的生活中给自己留一份“闲心”,也带给我无限精彩,还真是难能可贵!

记得有一次,张家堡村要放电影《骆驼祥子》。这部电影我们早就听说过,可还没轮到我们村放。张家堡村离家有十几里路,母亲说路太远,不让我们去看。父亲推出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,笑着对我说:“咱骑自行车去!”大晚上骑自行车,

## 母亲的“土油茶”

□赵小强

每到冬季,总想喝一碗母亲亲自炒制的“土油茶”。“土油茶”——不是什么稀罕的吃食,做法也简单,不过需要花些心思:白面粉得选上好的,倒在烧得温热的铁锅里,再淋上几勺自家榨的菜籽油……

母亲会站在灶台前,握着长柄铁铲,一下下慢慢翻炒。此刻的火要调得小,力道要均匀,不然面粉容易炒糊。看着母亲的腰身早已不如从前挺拔,翻炒时还得微微弓着身子,额前的碎发随着动作轻轻晃动,偶尔有汗珠滚下来。劝她歇息一会儿,她也只是随手用袖口擦一擦额头,眼睛里满是专注,嘴里念叨着:“慢点儿炒才香啊,你在外头可尝不上这么实在的东西!”

待面粉炒得泛出浅黄色,散出淡淡的麦香时,母亲把提前炒香的芝麻和花生粉倒进去。那些芝麻粒是她精挑细选过的,花生则剥了壳、压成碎末,每一粒都带着焦香气味。母亲一边快速拌匀,一边笑着说:“多放点儿芝麻花生,你工作费脑子,得补补。”炒好的油茶粉装在陶瓷罐里,密封得严严实实。

每次我出门时,母亲总会把罐子塞进我的行李箱,反复叮嘱:“饿了、累了就冲一碗,开水泡透,加点儿盐,暖暖身子。”

## 难忘的绿皮火车

□文均卓

汉丹铁路,据说当年是为建丹江大坝而修的。从武昌经过老河口,直达丹江口。

我十一二岁时,和堂弟一块儿,去江山厂找在那儿上班的堂哥,在苏家河火车站,第一次看到火车。只见黑色的火车头,老远鸣着粗壮洪亮的汽笛,“哐当哐当”,惊天动地而来。火车在车站停稳,车头“扑哧”一声,像长出一口大气似的,喷出一大团白雾。待上下旅客毕,火车又“哐当哐当”拖着长长的一节一节绿皮车厢,呼啸而去。

参加工作后,第一次坐上火车去襄阳出差,感觉坐火车平稳、舒服。倒杯茶水搁在茶几上,水也不洒。坐累了,还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,列车上有厕所,内急了,可以随时去方便。老河口成为计划单列市后,单位经常要到省里系统部门,送报表材料、学习、培训和开会。我和同事们基本上都是从老河口坐火车去武汉。虽说那时坐火车需要12小时才能到达武昌,但几个同事一块,有说有笑,或打扑克牌,或趴在车

窗边,看窗外像电影镜头一样的风景,不觉得时间漫长难熬。铁路边,一棵棵绿树擦身而去。附近的一座座黛瓦粉墙的村庄,眨眼间消失在身后。沿途的一片田园景色,像一幅幅色彩明快的油画,连绵不断地映入眼帘,叫人百看不厌,即使一个人坐火车,也不会感到寂寞。

到了吃饭时间,我们嫌火车上的饭菜贵,不合口味,从行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的卤菜、火腿肠、面包什么的,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,几个人还抿上几杯,既填饱了肚子,又解除了旅途的疲乏,非常惬意。那时,老河口陆地跑绿皮列车,水上通轮船,空中有联航客运。襄阳、十堰和邓县去北京、广东办事的,都跑到老河口乘坐飞机。我第一次去北京、第一次乘飞机,也是从老河口机场坐联航开始的。先进便捷的交通,在鄂西北地区得天独厚,独树一帜,一度让我们老河口人引以为傲。

斗转星移,岁月匆匆,转眼几十年过去。老河口的交通优势,已不存在。而今,老河口的汉丹线客车已停运多年。今昔对比,令人不胜唏嘘,梦里不知多少次又坐上绿皮火车……

母亲担心安全,父亲却执意要去,说到张家堡村的路他闭着眼都能走,路上哪儿有个坑他都记得很清楚。

父亲骑着自行车,我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,父女俩在夜风荡漾中奔向心中的“电影院”。一路上,父亲愉快地跟我聊天:“《骆驼祥子》是作家老舍的小说,老舍,你们课本上学到了没有?”父亲虽然只是初中毕业,但是个颇有情怀的人。我兴奋地回应父亲:“学到啦!我们的课文里老舍写的《养花》,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有花有果,既需劳动,又长见识,这就是养花的乐趣……”我还大声背起课文里的句子。我的声音响在夜色中,分外清晰,父亲哈哈地笑起来。那一场电影之旅,我和父亲走了很长很远。

终于看到了白色的大银幕,我跳下父亲的自行车去找位置。电影上祥子的命运牵动着观众的心,台下偶尔会传出感叹唏嘘之声。我和父亲都专注于电影,一句话也不说。《骆驼祥子》这样的电影,我看得似懂非懂,父亲却看得津津有味。回家的路上,父亲不停地给我讲他的“观影感受”,还有对电影中人物的理解。我听得也似懂非懂,不过一粒种子在我心里种下了。我长大后从学校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就是《骆驼祥子》,我要印证一下,当年的电影跟书上写的是不是一样。

我和父亲的电影之旅很有意思,有时一部电影我们要看好多次。那时,《城南旧事》轮番在附近村庄放映。无论哪个村放,父亲都要带我去看,后来我都能把电影台词背下来了。

岁月如流,往事历历,时光总会淘洗出最闪光的记忆。如今我坐在舒适的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,总会想起有着文艺情怀的父亲。我的文艺情怀,应该就是源于父亲的引领吧。

后来在外工作,时不时会想起母亲让我带来的土油茶,不自觉地从柜子里翻出那个陶瓷罐。

于是,挖几勺油茶面放进碗里,浇上滚烫的开水,用勺子轻轻搅匀,盐粒撒上少许。瞬间,浓郁的麦香、芝麻香和花生香弥漫开来。轻轻吹着热气,慢慢抿上一口。温热的油茶滑过喉咙,舒爽的感觉,从胃里一直蔓延到全身,疲惫仿佛都被这股暖意驱散了……

当醇厚的香气在唇齿间留下悠长回味时,母亲站在灶台前翻炒油茶面的模样又浮现眼前,“你在外头可尝不上这么实在的东西”,亲切的话语犹在耳畔。

原来一碗简简单单的土油茶,盛放的从来不是面粉和芝麻花生,而是母亲沉甸甸的牵挂——不管你走多远走到哪儿,只要喝上一口土油茶,就明白有人在远方惦记着你,等着你回家。

好多次和母亲通电话,她都不忘问上一句“油茶面喝完没,我再给你炒点儿让人捎过去”。我不由笑着应答,深深感激的同时,也懂得了,那罐油茶粉的味道,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了的——那里面有母亲的味道,有家的味道,更有刻在骨子里的温暖的牵挂。

小雪前后,就该采收冬白菜了。父亲打头阵,冲在前面拔白菜,母亲紧随其后归拢,我和妹妹则往地头运送。全部收完后,冬白菜都会被母亲堆放在屋檐下,菜根朝里,围成一个圆垛,上面再盖上一层帆布防风雪。望着那高高的白菜垛,母亲总会笑着说:“这些大白菜,够咱们过冬吃啦。”可真是,整个冬天,我家几乎顿顿都在吃白菜。父亲接过话茬,笑着打趣道:“白菜,‘百财’,多吃就会发财啊。”我们随即“哈哈”笑作一团。

我家冬白菜的吃法,可谓千变万化。母亲用它既能炖猪肉和粉条,又能包饺子、馄饨,还能清炒或者凉拌成素菜。冬白菜的清淡与不同食材搭配,皆能呈现出酸辣甜咸的美妙滋味,总让人百吃不厌。明代倪谦在《画松菜》中曾说:“砂锅烂煮和根咬,谁识淡中滋味长。”其中的“松菜”指的便是白菜。“淡中味长”,意境颇深。想来,这白菜的滋味,大抵就是烟火日子的味道吧。

回过神来后,我顺手挑了一棵冬白菜带回家。学着母亲的样子,我精心炖了肉块和粉条,却怎么也吃不出记忆里的味道。或许,那滋味里藏着的,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……

回家,母亲并不急着栽种,而是先将其放进水桶里醒苗,说是秧苗只有醒透了,才能在土里长得旺盛。她还给我念叨:“你读书也是一样呢,等将来读初中、高中,再考大学,每到一个新校园,都得先‘醒醒’自己,这样才能适应新环境,学得更扎实。”说完她就赶到地里,挖起土坑埋下那小苗,还不忘用沾满泥土的手,掸去芽苗上的灰尘。

## 冬食白菜滋味长

□李娟

去菜市场买菜,看到摊位上摆满了冬白菜,瞅着那青白相间的新鲜模样,我的脑中总会闪过“叶如翡翠凝仙气,茎若琼枝蕴瑞烟”的诗句。如此细看,那棵棵水灵灵、翠生生的大白菜,倒真像一个个圆润的胖娃娃,告诉我们又是一年冬天来到了。

冬白菜那熟悉的模样,不禁让我想起了儿时母亲种的白菜来。

那时候,母亲年年都会种些冬白菜。乡下老辈人常说:“头伏萝卜二伏菜,三伏过后栽白菜。”末伏刚刚过去,母亲便赶往镇上的市集,到集东头的育苗老农那里,选购一些嫩生生的白菜苗,好栽种在我家菜园里。她买东西从来都是货比三家,末了还会要求抹个零儿。但是选购白菜苗却不同,母亲很少张嘴还价,付钱时还笑意盈盈的。我疑惑地问她缘由,她满脸悦色地说:“这是往咱家请‘百财’呢,可不能乱砍价。”听了母亲的话,我才恍然大悟。原来,母亲不还价的原因,竟是为了讨个寓意的吉利。

回家后,母亲并不急着栽种,而是先将其放进水桶里醒苗,说是秧苗只有醒透了,才能在土里长得旺盛。她还给我念叨:“你读书也是一样呢,等将来读初中、高中,再考大学,每到一个新校园,都得先‘醒醒’自己,这样才能适应新环境,学得更扎实。”说完她就赶到地里,挖起土坑埋下那小苗,还不忘用沾满泥土的手,掸去芽苗上的灰尘。

初冬时节,地里的冬白菜长势旺盛,浓翠的叶片紧紧包裹着,一棵挨着一棵,连成一片,给枯黄冬景增添养眼的绿意。晨昏清冷,这个季节的冬白菜是需要“捆”起来的,父亲抱来秋收后的地瓜秧,拧成了细密的绳子,缠绕在白菜周围。捆扎的力道须精准掌握,不能太紧或是过松,父亲会用小拇指衡量,绳子刚好余出拇指宽度为最佳。“捆”白菜,既能护住菜心防虫防冻,还有利于叶片紧实,方便采收。

小雪前后,就该采收冬白菜了。父亲打头阵,冲在前面拔白菜,母亲紧随其后归拢,我和妹妹则往地头运送。全部收完后,冬白菜都会被母亲堆放在屋檐下,菜根朝里,围成一个圆垛,上面再盖上一层帆布防风雪。望着那高高的白菜垛,母亲总会笑着说:“这些大白菜,够咱们过冬吃啦。”可真是,整个冬天,我家几乎顿顿都在吃白菜。父亲接过话茬,笑着打趣道:“白菜,‘百财’,多吃就会发财啊。”我们随即“哈哈”笑作一团。

我家冬白菜的吃法,可谓千变万化。母亲用它既能炖猪肉和粉条,又能包饺子、馄饨,还能清炒或者凉拌成素菜。冬白菜的清淡与不同食材搭配,皆能呈现出酸辣甜咸的美妙滋味,总让人百吃不厌。明代倪谦在《画松菜》中曾说:“砂锅烂煮和根咬,谁识淡中滋味长。”其中的“松菜”指的便是白菜。“淡中味长”,意境颇深。想来,这白菜的滋味,大抵就是烟火日子的味道吧。

回过神来后,我顺手挑了一棵冬白菜带回家。学着母亲的样子,我精心炖了肉块和粉条,却怎么也吃不出记忆里的味道。或许,那滋味里藏着的,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……